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法国《人民事业》评巴勒斯坦解放斗争	1
法国革命共产党评乌克兰战争两周年	8
尼泊尔的右转：2022 年大选观察	13
匈牙利工人党 2006-欧洲左翼领导人访谈	24

2024 年第 7 期

2024 年 4 月 16 日

重要声明

本刊指定发布渠道为邮件推送和网站 **IRN.red**，目前未参与任何社交平台账号的运营与活动。

允许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传播本刊内容，无需授权。转载时建议注明出处：**IRN.red**

订阅方式

以下三种方式，选择一种即可：

1. 扫描二维码填写您的邮箱



(如无法提交，请在空白处点击再试)

2. 进入以下链接填写您的邮箱

<https://cloud.seatable.cn/dtable/forms/ff203a21-e739-4321-bb63-3d9665873695/>

3. 用您的邮箱发送“订阅”至 irn3000@outlook.com

法国《人民事业》评巴勒斯坦解放斗争



**la Cause
du peuple**

Média prolétaire, anti-impérialiste et révolutionnaire.

来源：法国“人民事业”网站

日期：2024年1月12日

链接：<https://www.causedupeuple.org/2024/01/12/theorie-comment-les-opprimes-peuvent-ils-se-liberer-breve-presentation-de-la-guerre-populaire/>

被压迫者如何才能解放自己？人民战争简述

发生在巴勒斯坦的战争，又一次把“被压迫者如何才能解放自己”的问题摆上台前。更具体地说，在这一具体情境中，巴勒斯坦人民如何才能赢得民族解放？

对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的所有派别和运动总是回答说：分析到底，各国人民无法解放自己。资产阶级的所有解决方案最终都无法让人民自我解放。比方说，对巴勒斯坦而言，寻求和平协议的战略（如1993年的《奥斯陆协定》）只是催生了一个十分无能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那些想要依靠国际法、依靠联合国或利用一个帝国主义势力（美国、俄罗斯等）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势力的资产者们的解决方案显然十分无力。2023年，某些记者和鼓动家

大谈“两国方案”，然而巴勒斯坦人对这种骗局嗤之以鼻。这些领袖人物已经背叛了以巴勒斯坦人民为首的各国人民，正是自诩为人民保卫者的那群人设置了人民解放道路上的重重障碍。

因此，被压迫者只能开展武装斗争，通过战争获得解放。这正是巴勒斯的历史道路：70年来，游击队（Fedayin）充实了抵抗的队伍。伟大的俄国革命家列宁曾写道：“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国内战争，或者作为国内战争形式之一的游击战争，笼统地看成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阶级斗争的，而不是主张社会和平的。在尖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就会径直发展成为国内战争，即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国内战争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国内战争作任何道义上的谴责，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1]在巴勒斯坦的情形中，这场战争虽然是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国内战争，但是可以在同样的基础上对这场战争加以理解。

这正是被压迫者对压迫的回应——对帝国主义者、占领者及其合作者宣战。在此意义上，这是一场革命战争、正义战争，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解放被压迫者。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发动的战争（如近20年中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战争）则是非正义战争，因为这些战争是

^[1] 列宁，《游击战争》（1906年）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4/001.htm> ——译注

为了加剧压迫，为了让各方帝国主义者瓜分世界。

1、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

在这一板块，我们将以巴勒斯坦为例，非常笼统地讨论这个问题。一切战争的最根本原则就是消灭敌人的力量、保存自己的力量。为了在实践中把这一原则与战争的政治目标（在巴勒斯坦的情形中，就是解放国家）结合起来，就要使用“战略”这门学问。战略的目的是了解军事规律，让其全方面地指明战争的方向。战术的目的则是把战略应用于实地、应用到行动中。

在巴勒斯坦，可以采取什么战略和战术呢？基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经验，毛主席曾作出如下论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说，你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这种战略战术，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实行。而实行这样的战略战术，就能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越性。不管敌人在技术装备上有什么优势，不管敌人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它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主动权就始终在我们手里。”^[2]

今天巴勒斯坦的情况难道不是很相似吗？以色列军队是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然而成千上万的战士和几十万群众仍在继续斗争。毛主席解释道：“国家要独立，民族要

^[2]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1965年8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nbiao/marxist.org-chinese-linbiao-196508.htm> ——译注

解放，人民要革命。”^[3]

在战术层面，最根本的战术是游击战，即基层战争的形式。游击战是“小型战争”，相比于大型正规军，游击团体规模更小、更非正规、更脆弱。游击战的原则可以总结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许多被压迫民族都应用过游击战。中国、阿尔及利亚和越南是大家熟知的例子。然而我们也要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年至1945年），在全欧洲，从法国到波兰再到苏联，都在以“游击队战争”的名义应用这种战术。

在巴勒斯坦，游击战直到今天仍然有用武之地。西岸地区的村庄和城市小巷成了战士们的庇护所。在加沙，在以色列军队入侵期间，人们用小喇叭播放异常噪音，来吸引以军进入布好埋伏的街道并伏击他们。加沙城也以其著名的地道网络而闻名。战士们可以从地道中钻出来作战，也可以进入地道躲藏。

仅靠游击战争是不足以让己方取胜的。只有通过使用更传统的战争形式——运动战（即用更大的正规武装力量占据地盘）和阵地战（即进攻和防御城市等特定地点），才能赢得战争。然而，对各国被压迫民族而言，游击战是最根本的战法，因为人民在斗争初期还没有足够强大、能够

^[3]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报告，8月28日通过）<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2/65450/4429430.html> ——译注

击溃敌人的军队。人民一开始总是弱小的，然而人民可以通过游击战来扩大自己的抵抗，扩大自己的行动规模，直到发展出更复杂的斗争形式。

2、人民战争

那么，巴勒斯坦缺少什么呢？如果游击战的战术已经扎根于人民的斗争，而且群众也已在参与这场斗争，那么怎样才能赢得胜利呢？

问题的关键是，人民战争不仅是军事方面的战略，而且还具有很重要的政治内容。秘鲁共产党曾解释说，为了开展人民战争，必须注意到四个问题：（1）无产阶级意识形态；（2）共产党；（3）人民战争的具体情况；（4）我们所依赖的基础。

在巴勒斯坦，人民每天都在为解放而抛洒热血。这是客观事实：巴勒斯坦人民——不仅是战士们，还有几十万老少群众——被轰炸、被驱逐、被军队或殖民者攻击，命悬一线。

他们的英勇牺牲鼓舞了全世界人民。以色列针对加沙的行动激起几百万人反抗这种不公和野蛮，就是很好的例证。

然而，如果没有上面列举的四个要素，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就无法进步。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战斗组织、共产党等要素，那么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叛徒们几十年来制造的同一种障碍仍有可能击垮巴勒斯

坦解放运动。“红色信使”（Red Herald）网站曾发布过一段阿拉伯文字：“我们在多个阵线上见证了阿拉伯群众全方面的自发起义，他们采取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斗争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拿起武器、使用武力、枪支，采取战术。不过，最大的缺点仍然是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即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人民战争是真正的群众战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无法领导和赢得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必然胜利，因为只有这一战略能够代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正在崛起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唯一一个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靠的阶级，不管是面对种族灭绝、大屠杀还是狂轰滥炸。

在当下，面对类似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战术，面对无人机、包围圈和狂轰滥炸，人民战争就和其他一切类型的起义区分开来了。今年，印度巴斯塔（Bastar）地区的丛林遭到飞机和直升机轰炸，村民受到袭击。但近十年来，游击队成功摧毁了许多军用直升机，这就是人民对此类进攻行为的回应。革命者从不对更强大的敌人投降，相反，他们进一步深入群众，与群众融为一体，发动反攻。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被压迫者如何解放自己？巴勒斯坦人民选择了抵抗的道路、游击战的道路。他们为其他各民族人民，为所有需要选择“走哪条道路赢得解放”的被压迫者树立了榜样。和世界各民族人民一样，为了赢得胜利，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战

胜的武器就是人民战争，这是唯一能够展现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群众的全能力量的道路。

法国革命共产党评乌克兰战争两周年



来源：法国革命共产党网站

日期：2024年2月12日

链接：https://www.pcrf-ic.fr/IMG/pdf/decla_ukraine_fevr2024.pdf

乌克兰帝国主义战争两周年：共产主义者的经验和结论

法国革命共产党 2024年2月12日

提交给“欧洲共产主义行动”在土耳其召开的会议的文件

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两年。不管冲突各方使用什么借口，这场战争都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竞争越发尖锐的结果。这种竞争主要围绕势力范围、市场份额、原材料、能源计划和交通路线展开。

这证明了，战争是同一种政策以另一些方式的延续；也证明了，帝国主义战争及其造成的死亡和破坏，是资本主义竞争及其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后果。要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人民曾友好地生活、和平地发展。小资产者们甚至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们庸俗地把帝国主义定义为一种侵略、吞并、殖民、征服政策。但这不是帝国主义的正确定义。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

乌克兰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加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队伍中围绕严肃的意识形态-政治问题的矛盾，这些矛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国际共运。在与全球反革命势力的力量对比处于不利地位之际，国际共运内部显现出了机会主义的倾向。在这些问题中，最首要的问题当然是如何看待乌克兰战场上美国、北约、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例如社会民主派），如何看待某些关于帝国主义体系的有问题的分析，如何看待□□与俄罗斯的立场等等。另外，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与“通过反新自由主义阶段、国有化阶段走向社会主义”、“支持并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战略有关。然而，在法国，工人运动和巴黎公社的鲜活教训早就证明：我们不能直接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收归己用，而是必须打碎它并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反帝平台”（Plateforme Mondiale Anti-impérialiste）出现了。战争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具体地确定每场战争的政治意义。乌克兰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组成“世界反帝平台”的组织事实上设想了一个两大阵营对抗的多极世界：□□-俄罗斯与欧盟-北约轴心对抗，甚至是□俄与欧盟对抗。它们由此推出，我们必须支持那个反对首要的、“更强的”帝国主义的阵营，因此必须站在俄罗斯一边。这种论证方式跟“三个世界”理论是有些相像的。他们还举例说，苏联也曾和西方国家结盟，一

起对抗纳粹。然而，今天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并不是苏联，乌克兰战争对劳动者也没有丝毫好处。

就法国而言，它的军工业正在飞速发展。法国政府提高军费，拥有庞大的国防产业，比如达索（Dassault）、赛峰（Safran）、泰雷兹（Thales）、法国海军集团（Naval Group）、欧洲导弹集团（MBDA）、奈克斯特（Nexter）等军工集团，还有许多为这些主要垄断组织做分包任务的中小型企业 and 创业公司。法国国防产业总共雇有近 20 万员工。在此背景下，政府正在越发公开地谈论战时经济。在冲突增多、乌克兰爆发战争的情况下，这些企业面对的需求很大。乌克兰战争和近东、非洲和亚洲的冲突增加了订单量。如今，法国是全球第二大武器出口国，高于俄罗斯，仅次于美国。在新的组织劳动的规则下，法国工厂全速运转。制造“凯撒”榴弹炮（Caesar）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制造“阵风”战斗机（Rafale）的速度提高了两倍！

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两届任期内，国防预算几乎翻了一番。《军事规划法》（loi de programmation militaire）规定，（2024 年至 2030 年）要给军队拨款 4130 亿欧元，其中接近一半实际上属于武器和装备订单。马克龙还曾表示，打算为欧洲共同防务创建一项 1000 亿欧元的基金。

在马克龙近期访问斯德哥尔摩后，法国将会扩大与瑞典的军事合作（尤其是防空合作）。在空中防卫与监测方面，

两国将签署一份意向书。瑞典制造商萨博公司（SAAB）过去制造飞机和汽车，现在从事防务和安全生产工作，它与法国军工企业欧洲导弹集团也将敲定一份合约，共同研发一种反装甲导弹。在乌克兰，法国的思路也已转变：它不再努力贩卖武器，而是努力让法国企业获得武器制造合约。为此，国家可能给这些企业发放补贴，也可能制定新的合作政策，允许军工企业在乌克兰土地上建厂。

欧盟这一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盟在乌克兰局势中发现了强化自己的强盗集团的机会。于是整合欧洲内部各帝国主义军队的战略问题就被提了出来。近年来，在法国对欧盟的政策中，“欧洲军”是非常常见的主题。然而必须注意到，在这一问题上，法国的立场多年来一直是孤立的。整合欧盟军队的倡议因为各成员国的矛盾而陷入困境。法国和德国的立场矛盾尤其明显：法国是欧洲第一大军事力量，也是欧盟唯一拥核国，如果真的成立“欧洲军”，法国就可以得到特权地位；德国则更重视北约框架下与美国的军事联盟，因为比起法国的军事统治地位，德国还暂时落后。这些矛盾都是垄断组织之间竞争和结盟的后果。

世界帝国主义各极拿起武器互相攻击。在即将到来的灾难中，各国工人都将成为炮灰和平民受害者。如果说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及其国家的利益在于发动战争，那么各国人民的利益就在于反对它们的计划，并用斗争争取和平。

这场军事冲突可能导致规模不可预测的对抗，特别是

因为，这与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在帝国主义体系中争夺霸权的总体对抗有关。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劳动者们决定自身命运、争取和平的过程中，他们应当保持完全独立，尤其是应当通过自己的斗争，远离一切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谋划。必须为反对沙文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反对民族对抗的陷阱而斗争。这种民族对抗掩盖了冲突的真正原因。对此，我们敦促法国劳动者们进行斗争，反对北约、欧盟等组织的帝国主义谋划，尤其是反对我们自己的法帝国主义、反对法国不顾人民尚未满足的需要而在欧洲和全世界大搞军国主义的野心。

争取和平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总体斗争是分不开的。

尼泊尔的右转：2022 年大选观察



来源：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网站

日期：2023 年 1 月 5 日

题图：2022 年 11 月 23 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民族独立党候选人比拉吉·巴克塔·什雷斯塔（Biraj Bhakta Shrestha）在赢得议会选举后接受祝贺。

链接：<https://www.rosalux.de/en/news/id/49838/nepals-slide-to-the-right>

2022 年 11 月 20 日，尼泊尔举行了联邦议会选举和省议会选举。这是 2015 年该国极具争议的新宪法通过后举行的第二次选举，这次选举似乎证实了一种危险的趋势，即历史上享有特权的上层种姓少数群体重新巩固了政治权力。这些少数群体公然无视多数群体——即达利特人（Dalits）

（所谓的“不可接触者”）、土著群体和妇女——在尼泊尔建立一个真正包容的民主国家的愿望。

没有一个政党在这次联邦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在 275 个席位中，中间派的尼泊尔大会党（Nepali Congress (NC)）——尼泊尔最古老的政党，赢得了最多的 89 个席位（32%）。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Unified Marxist - Leninist), CPN(UML)）——尼泊尔主要的左翼政党之一，以 78 个席位（28%）成为第二大党。曾在 1996 年至 2006 年期间发动游击战争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Communist Party (Maoist Centre), CPN(MC)），以 32 个席位（12%）位列第三。

右翼政党方面出现了复苏。民族独立党（National Independent Party (NIP)）——一个在选举前六个月才成立的强调“非意识形态”但偏向右翼的政党，成为了第四大党，赢得了 20 个席位（7%）。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DP)）——一个君主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党，成为了第五大党，获得 14 个席位（5%）。其他 7 个政党，包括尼共（联合马列）分离出的一派——尼泊尔共产党（联合社会主义者）（CPN (Unified Socialist)）、一些地区性政党和民族性政党，以及 5 位独立候选人，各赢得了 1 至 12 个席位。

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这次选举都大大增加了

影响尼泊尔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也给尼泊尔具有包容性的民主政体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各共产党，特别是尼共（联合马列）、尼共（毛主义中心）和尼共（联合社会主义者），曾在 2017 年选举中总共获得近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如今却遭受巨大损失，失去了超过 30% 的席位。大会党获得的席位增加了 40%，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力量。地区性党派和民族性党派面临重大损失，而君主主义党派和新党派的得票率却大幅提高。

与世俗主义渐行渐远

选举结果为尼泊尔政治描绘了一幅暗淡的画面，至少未来 5 年是这样。表面上看，尼泊尔政治似乎正在走向不稳定，很有可能出现悬峙议会（hung parliament）^[1]。较大的政党需要得到其他许多较小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的支持才能组建政府，这使得后者在执政联盟中拥有与其体量不相称的权力。考虑到尼泊尔过去 20 年的政治，我们可以设想，尼泊尔政局仍将不稳。我们还可以设想，该国政党合并、分裂，以及讨价还价的既有政治“文化”将有增无减。

政治不稳定在尼泊尔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这个国家曾多次出现不稳定的政府，哪怕一个政党在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例如，尼共（联合马列）与尼共（毛主义中心）合并后，从 2017 年至 2022 年在议会中拥有近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然而，这个绝对多数政府在任期结束前的

^[1] 指在议会制国家中，没有一个政党在议会内取得绝对多数的情况。——译注

2021年7月就垮台了。

尼共（毛主义中心）主席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化名“普拉昌达”（Prachanda），已于2022年12月25日被任命为尼泊尔总理，并得到了尼共（联合马列）、民族独立党、民族民主党和其他小党的支持。这次，普拉昌达脱离了与尼泊尔大会党的联盟，组建了与尼共（联合马列）的联盟。

普拉昌达在短短4年内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2018年5月，他将自己的党与尼共（联合马列）合并，并加入了尼共（联合马列）领导的政府。之后，他的党又与尼共（联合马列）分裂，并于2021年8月与尼泊尔大会党组成联合政府。他的党又通过这个联合政府参加了2022年的选举。现在，他又脱离了与大会党的联盟，主要在尼共（联合马列）的支持下组建了自己的政府。普拉昌达的例子说明了尼泊尔政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机会主义。此外，他的政府由意识形态对立的政党组成——包括君主主义和民主主义，以及联邦主义和反联邦主义。

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比通常的讨价还价和治理无方更令人不安的事情。选举结果证实甚至助长了尼泊尔政治朝着倒退、右翼、排他的危险转向。

倒退的、基于种姓的政治使尼泊尔成为世界上最不公正和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目前这种政治的巩固可以追溯

到 2012 年 5 月 28 日，那时召开的 2006 年革命^[2]后的第一次制宪会议没能成功起草出一部新宪法就被解散。尽管在尼泊尔有史以来最具包容性的议会中获得了所需的支持，但高种姓领导人却未能制定出一部宪法。

随后，尼泊尔选举出第二个制宪会议，起草了备受争议的 2015 年宪法，同时压制反对声音，特别是边缘群体的反对声音。2015 年宪法没有解决尼泊尔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性别问题、社会排斥问题、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以及治理问题，这些问题曾导致过毛主义起义和 2006 年革命。相反，2015 年宪法进一步巩固了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居住在山上的上层种姓婆罗门（Brahmins）和切特里（Chhetris）^[3]——的权力。

尼泊尔宪法是现代唯一一部将世俗主义定义为国家保护所谓的 Sanatan 传统——即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宪法。目前的选举结果证明了占主导地位的种姓群体的持久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尼泊尔最大政党、与印度国大党关系密切的尼泊尔大会党，在其最近的选举宣言中选择忽略“世俗主义”——这应当引起尼泊尔和印度内外的世俗主义者的关注。

^[2] 2006 年，尼泊尔主要政党组成的“七党联盟”与尼共（毛）联合发起反国王街头运动。国王妥协，宣布恢复议会。随后，议会通过宣言，剥夺国王权力。2006 年 11 月，政党政府与尼共（毛）签署《全面和平协议》，宣布结束 11 年的武装冲突。——译注

^[3] 婆罗门为最高种姓，切特里是第二种姓即刹帝利的一部分。——译注

边缘群体被进一步边缘化

2022 年选举本身比往届选举更具排他性。在简单多数制 (First Past the Post, FPTP) ^[4] 选举中, 各党派出的妇女、达利特人和其他边缘群体的候选人数量较少 (尼泊尔议会中 165 个席位通过简单多数制选出, 110 个席位通过比例代表制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 ^[5] 选出)。在简单多数制选举中, 尼共 (联合马列) 和尼共 (毛主义中心) 各自只派出了两名来自达利特社区的候选人, 而大会党则根本没有派出任何来自达利特社区的候选人。在议会 165 个简单多数制席位中, 只有一名来自达利特社区的候选人 (属于尼共 (联合马列)) 当选。占人口近 4% 的穆斯林社区没有候选人通过简单多数制当选。只有 9 名女性通过简单多数制当选。

由于宪法为妇女保留了 33% 的议会席位, 各党派将提名更多的妇女参加比例代表制选举, 以弥补这个较低的数字。宪法没有规定达利特人和其他边缘群体的议会席位配额。各党派在选举中推举妇女、达利特人和其他边缘群体较少的原因之一是, 大多数党派由少数上层种姓的男性婆罗门和切特里领导人控制。此外, 尼泊尔各政党内部也缺乏透明度和民主。

总的来说, 达利特人和其他边缘群体在本届议会中的

^[4] 指在单一选区中, 所有候选人中最多票者当选, 不论票数多寡。——译注

^[5] 以每一参选党派所得选票占全部选票的百分比分配议席, 相对较能反映社会多元意见。——译注

代表数量低于往届议会。尽管达利特人占全国人口的 14%，但议会中总共只有 16 名来自达利特社区的议员（其中 15 人通过比例代表制当选）。议会中只有 6 名来自穆斯林社区的议员（占 2%），他们全都是通过比例代表制当选的。原住民群体（被称为贾那贾提人（Janajati））在议会中虽然有较高的代表人数（67 名，占 24%），但这一数字仍低于上次选举。

这次选举进一步加强了上层种姓在议会中的代表权。目前当选的议员几乎一半（131 人）属于婆罗门和切特里种姓。各党派使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办法，来增加上层种姓在议会中的代表权。例如，在为提高妇女和边缘群体的代表权而采用的比例代表制选举中，尼泊尔设法为占主导地位种姓规定了席位配额。

右翼的复苏和资本主义的巩固

选举帮助右翼政党巩固了他们的议程。旨在将尼泊尔恢复为一个统一的印度教王国的民族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民族民主党经历频繁的分裂，仍能取得这一胜利，部分是因为它与最大的左翼政党尼共（联合马列）的联盟。民族民主党争取的对象是那些认为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受到尼泊尔宪法规定的包容性、世俗主义和联邦制威胁的群体，特别是上层种姓群体。民族民主党的胜利清楚地表明了尼泊尔政治中的右转倾向。

民族独立党的成功也同样重要。尽管该党尚未正式宣

布其政治意识形态，但其领导人已对世俗主义和联邦制表现出公开的反感。

其他政党，包括左翼政党，也在向右转，尼共（联合马列）与民族民主党的联盟就是一个象征。一位著名的君主主义领导人卡迈勒·塔帕（Kamal Thapa）在尼共（联合马列）的选举旗帜下参加了选举。尼共（联合马列）主席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KP Oli）在建造印度教庙宇、举行宗教仪式和宣传印度教神话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和政治资本。奥利在担任总理期间曾组织过一次宗教游行，游行从他在加德满都的住所出发，前往距离首都 200 公里的奇特旺（Chitwan）下辖的一个镇，并树立了印度教神话人物罗摩（Rama）和拉克什曼纳（Laxmana）的塑像，声称罗摩是在尼泊尔而不是在印度出生。尼共（联合马列）在意识形态、文化和实践方面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民族民主党似乎并无不同。

联邦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政党，如尼泊尔社会主义人民党（People's Socialist Party Nepal）和尼泊尔民主社会主义党（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 Nepal）在选举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尼泊尔社会主义人民党由乌彭德拉·亚达夫（Upendra Yadav）领导，亚达夫曾在 2007 年至 2008 年的马德西运动（Madhes Movement）^[6]中成为马德西人的领导人。尼泊尔民主社会主义党则由另一位马德

^[6] 马德西人认为 2007 年初公布的临时宪法没有体现出包容性，从而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马德西人是生活在尼泊尔马德西地区的印度移民群体。——译注

西领导人马汉塔·塔库尔（Mahanta Thakur）领导。这两个政党总共只赢得了 20 个席位（7%）。它们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选民不认可其议程，而是因为其领导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腐败政治，他们对使自己崭露头角的东西缺乏明确的认识和承诺，特别是对于马德西人的权益问题。同时，他们的失利也意味着联邦制和包容性在尼泊尔政治中的边缘化。

一个令人瞩目的结果是，大量的承包商、商人和实业家通过不同的政党参加议会选举而当选议员，其中包括那些自称“共产主义”的政党。超过 20 名实业家、商人以及许多来自尼泊尔著名建筑公司的承包商成功当选。例如，尼泊尔唯一的亿万富翁比诺德·乔达里（Binod Choudhary）曾两次通过简单多数制选举当选议员，这次则通过比例代表制选举当选议员。尼泊尔的选举已经深受富人影响，而现在经济精英将对政策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即使是左翼政党也推行着官僚资本主义，因为它们领导人变得对自己的阶级流动感兴趣。近年来，左翼政党与富人和商业阶层建立了联系，事实证明，他们成功地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优势。左翼领导人和干部越来越多地成为学校、大学、合作社和医院的中间人、承包商和投资者。

左翼的衰落和未来的挑战

去年（2022 年）11 月的选举证明了尼泊尔左翼的衰落。

人们可以把左翼的失败归咎于它过多的分裂，但这是一种懒惰的分析。分裂尽管似乎是造成失败的一个原因，但却不是真正的原因。

尼泊尔的共产主义政党因分裂而名声扫地。尼泊尔毛主义者自 2006 年加入和平进程以来，已经分裂成至少 6 个政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截至目前，尼泊尔至少有十几个政党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政党或者至少是左翼政党。然而这些政党衰落的主要因素是，它们越来越远离穷人和边缘群体的利益。这些政党尽管声称自己是左翼、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但从它们的实践来看，人们完全可以公正地说，尼泊尔的左翼正在向右偏移。因此，尼泊尔的普通人对它们的看法也越来越消极。

尼泊尔的左翼政党没有执行它们的宪制任务，即重组社会和国家，使宪法更加民主和以人民为中心，反而在这个议程上倒退了。它们没能准确地诊断出尼泊尔社会基于种姓和阶级的矛盾。因此，使尼泊尔社会革命化的希望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而左翼政党本应与此联系在一起。

尽管尼泊尔左翼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越来越右倾，但它们仍然设法赢得了大量选票——大约 43%。原因有很多，但有一点很清楚：吸引这些选票的不是左翼政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而是它们对民族主义和印度教的顺从。

去年 11 月的选举为严重倒退和右翼政治的复苏创造了

肥沃的土壤。尼泊尔的统治阶级对于即使很小的改变也感到不满，并打算推翻这些改变。这样的逆转在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合并后形成的“左翼”政府执政下已经开始。因此，我们只能认为，在右翼政党主导议会的情况下，这种逆转将进一步加速。

近年来尼泊尔的社会和政治冲突有所缓和，但这并不意味着根本问题已经解决，也不意味着人们对国家不再感到愤怒和沮丧。边缘群体和穷人的反抗目前比较平静，这并不是因为当局对他们更加公正或公平，而是因为尼泊尔各政党一面拉拢代表边缘群体和穷人的领导者和活动人士，一面压制异议。与此同时，尼泊尔正变得更加排他，在过去 20 年取得的成果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

匈牙利工人党 2006-欧洲左翼领导人访谈



来源：印度“人民快讯”网站

日期：2023年4月14日

题图：布达佩斯布达城堡入口处，抗议匈牙利社会租赁住房部门私有化的横幅。

链接：<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3/04/14/hungarian-society-is-in-a-social-crisis/>

《人民快讯》(Peoples Dispatch)在与匈牙利工人党2006-欧洲左翼(Hungarian Workers' Party 2006 - European Left)^[1]的领导人阿提拉·瓦伊纳依(Vajnai Attila)的对话中，谈到了匈牙利的政治形势、欧尔

^[1] 该党2005年11月分裂自匈牙利工人党(Hungarian Workers' Party)，2009年成为欧洲左翼党(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的成员。——译注

班·维克托领导的右翼政府的政策以及持续的生活成本危机。

《人民快讯》（以下简称“问”）：你如何评价欧尔班·维克托领导的匈牙利现任青民盟（Fidesz）政府？你如何评价匈牙利现政府针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的一般福利采取的政策？

阿提拉·瓦伊纳依（以下简称“答”）：匈牙利现政府是一个极右翼政府。青民盟作为一个政党，奉行新自由主义政治路线，具有保守的所谓基督教民主（Christian-democratic）的意识形态背景，强烈地反共和仇视移民。他们以低税收支持大资本，并压低工人工资。

问：在你看来，什么原因让青民盟和欧尔班赢得了公众支持并继续执政？支持欧尔班政府的群体有哪些？他们支持欧尔班政府的原因是什么？

答：只有右翼的和新自由主义的政党（绿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政党）在议会和媒体中拥有代理人。一般来说，他们与青民盟有着相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在欧盟、布鲁塞尔等问题上，他们有着另一套说辞。大多数选民认为（欧尔班政府的）反对派不会改变政策的主线，他们不了解左翼的替代方案。极右翼政党趁着经济危机散布了煽动性的、偏激的政治信息。

问：欧洲正经历着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俄乌战争导致燃料和食品价格飙升，能源供应商从中牟取暴利。匈牙

利的情况如何？匈牙利政府对此有何应对措施？

答：匈牙利政府试图控制家用能源价格，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帮助中小企业。这是因为他们把钱给了大公司和寡头。匈牙利社会正处于社会危机之中，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这次危机，他们不想改变新自由主义的能源模式和税收制度。

问：欧尔班领导的反对同性恋的右翼组织被视为该地区反共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堡垒。你如何看待青民盟推行的这些政策及其在匈牙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你如何看待欧尔班与欧盟领导层之间持续不断的争斗？

答：欧尔班仍是极右翼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利用仇恨言论将人们的不满情绪转向不同的少数群体，这有助于避免穷人联合起来反对造成这场严重危机的制度。大资本将继续支持欧尔班，因为对他们来说，利润是第一位的。民主政体的外衣只是用来宣传的。

问：你如何看待匈牙利和东欧进一步去共产主义化的强烈呼声？匈牙利人民对这场运动的总体态度是什么？

答：如今，人们对这些运动不感兴趣。我们遭受社会危机之苦，大多数人希望找到摆脱这场危机的出路。当然，右翼政党和自由主义者不会停止他们的反共运动，但如今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问：匈牙利的左翼和反法西斯力量情况如何？阻碍左翼在匈牙利各州形成受欢迎的力量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答：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创造新的局面。每个星期，我们都有更多的机会去组织共同的左翼行动。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危机以及公共服务的崩溃，也为匈牙利左翼联合起来创造了条件。

问：你能否重点介绍一下匈牙利工人党 2006-欧洲左翼反对现政府政策和使工人阶级受益的一些主要活动？

答：我们党去年夏天组织了一次左翼节（Leftist Festival），我们的论坛办得非常成功。节日期间，我们聚集了许多不同的左翼团体，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共同的平台，继续提出一个可行的左翼替代方案。我们可以共同争取社会权利，比如住房、能源和食品方面的权利。

问：你如何看待匈牙利各地初具规模的关于学生-青年权利、经济适用住房、气候正义和其他此类问题的新基层运动（new grassroots movement）？

答：教育制度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了教育制度的变化和教育被破坏的过程。教师的低工资是这一糟糕过程的标志，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学生为他们的老师争取权利的运动有所加强。我们看到，大多数学生明白，他们的未来取决于教育；如果不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就无法解决社会危机和避免气候灾难。我相信，这一新的学生运动可以成为我们社会未来左翼政策的基础。